

我心中的父亲

杨晨微



我的父亲是浙江省第一批45名援藏干部之一,父亲是最年轻的一个。回到家乡后,援藏干部们心里始终牵挂着“第二故乡”,他们通过微信群,平时相互问候,分享西藏的相关信息。

去年,父亲接到市委组织部的电话,通知他去援藏30周年纪念徽章。我端详了一番,徽章精致气派,还配有一条折叠整齐的绶带。我小心取出,将它挂在父亲胸前,调侃他像二战老兵,父亲听后哈哈大笑。这温馨的场景,瞬间将我们一家子的思绪带回30年前……

在父亲援藏的三年里,父亲这个角色无疑是缺失的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一天,父亲穿戴整齐,狭小的乡政府大院被送行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,还有媒体现场采访。那时候我只有三岁,被母亲抱在怀里,懵然无知地看着这一切,父亲亲了亲我后转身离去,就像平时去上班一样。我一点都没有哭闹,反而很好奇为什么今天如此热闹,为什么大家都投来关切的目光,还拍拍我的肩膀。

过了两天,见不到爸爸的我开始哭闹,不肯吃饭。母亲哄我说:“爸爸临走之前不是跟你‘约法三章’要好好吃饭,回来检查你长没长高,你不是答应爸爸了吗?”

我哭着点点头,接着反问:“三天都到了,爸爸怎么还没回来?”年幼的我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,把三天当成了三年,觉得三天到了爸爸就该回来了。

“等你长高了爸爸就回来了。”母亲只好这样,要是长高了,还要写信向爸爸汇报呢!

其实我知道母亲也思念父亲。父亲临走时有几双鞋子放在鞋架上,母亲想父亲的时候就会去擦鞋子,想着父亲回来就可以穿,鞋子被擦了一遍又一遍。

从那以后,我似乎长大了许多,每次吃饭都很主动,吃好饭自己出去玩,和小伙伴玩捉迷藏,在小树林里爬坡,或者跟一只名叫“扭扭”的白色小狗对话。回家后也不敢随便提“想爸爸”,怕母亲听了难过。

过了一年,我跟着母亲一起进城,搬到县政府一幢干部宿舍居住。白墙上被我密密麻麻画满“全家福”。我想吃披萨的时候,就画爸爸陪我吃披萨;我想坐碰碰车的时候,就画爸爸陪我坐碰碰车;我想爸爸陪我写作业的时候,我就把老师奖励的大红花贴在爸爸的手背上。想到什么画什么,墙上全是爸爸,只有我自己能够看懂,那是我思念爸爸到极致时的一种宣泄。

就这样,墙上的“爸爸”陪我安然入睡,陪我度过每一天。

第二年的秋季,阳光照射到大院里那棵粗壮的梧桐树上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我趴在窗口,看着那卷曲成蝴蝶状宽大的叶子,在秋风里旋转、坠落,像一个个有灵魂的精灵,在天地间优雅地舞蹈。

日子像老树扎根原地,在年轮里慢慢打磨,肆意蔓延着绵长的愁绪。

“囡囡,爸爸回来了!”我回过头看到一位头戴毡帽、头发长长、又黑又瘦的“叔叔”伫立在门口。这与脑海中的爸爸完全不一样。

母亲提着父亲带回来的包裹跟在身后,提醒父亲赶快摘下头上的帽子。当父亲蹲下身来抱我的时候,我才意识到爸爸回来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幸福顷刻间将我淹没,我甚至没来得及喊出“爸爸”就大哭起来……

父亲回来后,我的性格开始变得开朗、外

60年的海拔

—写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

咚尼拉姆

冰川念着古老的祷词
喜马拉雅的石头
在历史台阶
兑换阳光的金币
牦牛脊背的曲线
延展成长的路与桥
文成公主未唱完的歌
流淌亚洲水塔的韵脚
青稞抽穗的背面
倒映着村庄新貌
学校、医院的露珠在闪耀
牧人扬起的皮鞭
弧度着移动网络的弦
60年不长也不短
智能在晨跑
光纤计算的未来
谁在描绘幸福笑颜
60年的海拔
科技飞跃发展,精神拔节生长
哈达与云端航线共舞
迎着五星红旗的春天

我们的60年

羌塘的草

蒲霞

草,没有花香没有树高,被春风吹绿被阳光照耀,以小小身躯成为大自然永恒的主题,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,与戈壁、湖泊、山川一道,形成了西藏面积最大的纯天然草原,养育成千上万的牦牛和羊群,守护高原生态,形成了“世界屋脊”的天然屏障。说到羌塘的草,不得不提到藏沙蒿,它是中国的特有植物,常成丛生长,主根木质粗壮,根状茎粗短,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,适应性极强,生长于海拔3600米至5300米的地区,在山坡草地、高山草原、湖边沙砾、砾质坡地……随处可见。它富含脂肪,夏季青草丰富时,释放特殊的异味,让牲畜暂时远离;进入秋季,霜降一过,异味明显减少,又成为羊类最喜欢的食物,为羊群快速上膘提供营养;在冬青枯草时节,又成为牛、马、羊的主要食物。它同时还是一个药物,味苦、性凉,具有清热、凉血的功效,常被当地百姓用于疮疡、血症等症的治疗。

圆穗蓼无疑是羌塘草原美好的存在,有着“羊羔花”的美誉,常年生长在海拔2300至5000米山坡草地、高山草甸。它是草亦是花,因其适口性好,蛋白质含量较高,其氨基酸含量更是其他同类草的1.5倍,是牛、羊、马喜好的食物。每

年7至8月开出白色、淡红色或淡紫色的花朵,与其他品种的草一道,构成了草群茂密、种类丰富、绚丽多彩的“五花草甸”。尤其9至10月果实成熟,更以甘甜可口的特点成为当地百姓饲养家畜的优良牧草。当然,生长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,其药用价值也不容忽视,它是藏药及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治疗胃病、血痢、发烧、消化不良及月经不调等均有不错的效果。

当然,生长在羌塘草原上的草远不止这些,我相信,和每一株草的相遇,都可以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。因为,羌塘的草给予了羌塘人民生命的绿洲,滋养了羌塘人民细腻的情感,熏陶了羌塘人民纯洁的灵魂;羌塘的草是青藏高原生命的守护者,教给高原人民坚韧不拔、顽强向前;羌塘的草是高原人民心灵的故乡,每一阵风过,都能听到草丛与风声合奏的美妙乐曲,给人宽广和自由的力量,带给人们平和与安宁。



那
一
抹
绿

高玉洁 摄

一枚鲜荔枝 窥见大历史

—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观后

李风玲

近日,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在央视八套完美收官。这部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未播先热,播出之后更是热度不减。作为马伯庸的忠实书粉,我一集未落地追完了全剧。个人以为该剧无论题材选择、结构安排还是主题呈现,都是成功的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杜牧的这句诗可谓家喻户晓,马伯庸应该就是以此切入,写出了《长安的荔枝》。在剧中,荔枝鲜美,但难储运,更何况是五千里之遥的岭南。但古人还有诗云: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于是乎,集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的杨贵妃有了要吃岭南鲜荔枝的任性要求,而上林苑的小吏李善德(雷佳音饰)阴差阳错接下了这个眼瞅着就是掉脑袋的差使。出身算科的他,为了不至家破人亡,真的就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智慧,倾尽全力想要将荔枝转运成功。他说:“即便是失败,我也想知道我倒在离终点多远的地方。”于是围绕着一枚小小荔枝,各种的保鲜之法被绞尽脑汁地想出,各种时间和距离的计算被细密地解析,“千方百计”之下,只为了能在六月初一即杨贵妃的生辰之日,将荔枝运抵长安。而围绕着荔枝转运,我们还看见了当时的朝堂之争、职场之道,以及长安、岭南的风土人情。我们

看过的历史剧不少,但围绕着一枚荔枝展开的题材,还真不多见。其中有历史的真实,亦有文学的想象,我们从中看到了大唐的繁华与盛世,亦能窥见其即将走向衰落的必然与内因。

除却题材的新颖,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其结构安排也堪称精巧。其一便是每集的开头都有一节小序幕,通过这序幕拥有了各自出彩的人物小传。这些小传补齐了情节,丰富了人物,有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全剧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结构之精巧,小序幕的使用只是其一,其二便是它的双线结构。一条线是负责荔枝转运的李善德,另一条线则是卷入了朝堂争斗的郑平安。郑平安这条线在原著中是没有的,但即便是作为原著粉的我亦认为这条线加得非常必要而且成功。影视剧毕竟和小说不同,它是用镜头语言来说话的,原著中的单线内容确实不够丰厚,这不利于电视剧情的呈现和主题的表达,自然也就影响观感。而在剧中同时展开的这两条线,没有明暗和主副之分,它们是并行的。但并行不等于平行,此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叉和互相的关联。毕竟“贵妃要吃从岭南运来的荔枝”这一不仅任性而且完全称得上就是腐败的无理要求,原本就是大唐逐渐走向衰

败的一个侧面展现,亦是安史之乱之前的最后挣扎。

因此,《长安的荔枝》不仅仅是写荔枝,它也是在写历史。它是透过一枚小小的荔枝,剖析出了更多深层的东西。原著作者马伯庸最擅长以小见大、借古喻今。在剧中,明面上展现的是关于荔枝的保鲜和转运之法,暗地里却牵扯到了从职场到官场、从家庭到朝廷的方方面面。其中有古代职场上各色人等的不同嘴脸(这一点似乎完全可以与当代职场相互映照);更有朝堂之上的尔虞我诈、难辨忠奸。繁文缛节的盛唐之下,包裹着的是山雨欲来的暗潮汹涌。这也正如该剧结尾的一幕:一枚果皮红润看似新鲜的荔枝,实则已经腐烂败絮其中。而那运送成功汁液甘甜的荔枝,李善德将其中一枚摆在了亡妻的坟头,一枚放在了女儿袖儿的口中。这一结局的处理与原著也不同,但个人以为修改得亦相当成功。李善德,他只是个小人物,但面对腐败的王朝他敢于直谏和抗争;李善德,他又是个大丈夫,面对各方的威逼利诱,他带着女儿远避岭南,过得心底坦荡,云淡风轻。

一枚鲜荔枝,品咂世间事。《长安的荔枝》,正是透过这道历史的小小缝隙,窥见了波谲云诡的大历史。

谚语里的三伏天

王婉若

“小暑不算热,大暑正伏天”,蝉鸣声里刚泛起暑气的苗头,村口老槐树底下就传开了这句老话。三伏天像个藏不住性子的壮汉,带着“冷在三九,热在三伏”的威名,踩着小暑的尾巴就撞进了七月。那些散落在田埂、灶台、屋檐下的谚语,像撒在夏日里的种子,一茬茬长起来,把三伏天的热、雨、忙、闲都串成了活的景致。

头伏一到,日头就多了几分劲道。“头伏有雨,伏伏有雨”,农人们瞅着天边的云色念叨,要是头伏落了场透雨,整个伏天就不愁墒情。可若是“头伏旱,伏伏旱”,地头的玉米叶就得早早卷起来,汉子们扛着锄头下地时,脊梁上的汗珠摔在土坷垃里,能砸出个小坑。这时候最信“伏天深耕田,赛过水浇园”,正午日头最毒时,滚烫的泥土被翻过来,蒸腾起白茫茫的热气,杂草根须在暴晒下蜷成枯丝,“伏天锄地,胜过施肥”的道理,就藏在这一身臭汗里。

“头伏萝卜二伏菜,三伏还能种荞麦”,菜畦里的活计跟着谚语走。头伏撒萝卜籽要趁“天凉”,天蒙蒙亮就下地,用手指在湿润的土

垄上按出小窝,点上籽再覆层细沙,“萝卜点在伏头上,大小似秤砣”。二伏栽白菜苗得赶“潮”,清晨带露起苗,傍晚带湿移栽,“二伏栽菜,没雨不来”,要是赶上阴天,成活率能高一成。到了三伏,北方的坡地上常能看见补种荞麦的身影,“三伏种荞麦,只等霜降来”,这些耐折腾的作物,在暑气里扎下根,就能赶在秋霜前结出饱满的籽。

伏天的热是不讲道理的,“中伏热得透,立秋凉飕飕”成了盼头。柏油路晒得能粘住鞋底,墙根下的狗吐着舌头直喘,“中伏穿棉袄,秋收打赤脚”的老话,是怕这热劲不足。南方的伏天裹着水汽,“三伏天,汗如泉”,刚晾出去的衣裳转眼就湿透,可“伏天的雨,锅里的米”,一场雷阵雨下来,屋檐水流成了帘,菜地里的茄子、辣椒“喝”足了水,第二天准能蹿高一截。雨后的日头更毒,“雨打伏头,晒死牯牛”,晒得玉米叶卷了边,却让藏在穗子里的虫子晒死了不少。

老辈人还信“伏天戴草帽,胜过喝凉药”,出门必戴顶麦秸编的帽,说是能“隔三分暑

气”。午后歇晌时,摇着蒲扇讲“伏天不热,五谷不结”,说这暑气是给庄稼催熟的;看见小孩贪凉睡在风口,就念叨“伏天睡石碾,老来擦骨头软”,赶紧抱进屋里。傍晚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里,瞅着天上的星,说“伏天星密,雨多水溢;伏天星稀,地裂土饥”,盘算着明天要不要浇地。

到了末伏,暑气里掺了些凉意,“末伏凉,五谷长”成了新盼头。清晨的草叶上凝着露水,“末伏露,好收谷”,谷穗子沉甸甸地低着头,穗尖的颗粒开始泛黄。这时候最怕“末伏连阴雨,损稻又伤黍”,晒场上的豆子刚摊开,就得盯着天收。“伏尽秋来,昼夜凉开”,过了处暑,傍晚的风里有了清爽,老人们说“过了三伏天,夜寒白天热”,却也明白“伏天雨多,秋天粮多”,那些在伏天里盼过的雨、受过的热,都要在秋收里结出果来。

这些随口而出的谚语,像伏天里的树荫,把这些日子说得有滋有味。热也好,雨也罢,都在这些句子里找到了去处,让每个滚烫的日子,都踩着时令的节拍,走得踏实安稳。